

“131”的冲锋

■杨秀武

新时代之歌

2020年3月7日，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武装部部长董高接到上级命令，即将赴甘肃省酒泉军分区任副司令员。他回恩施市红土乡天落水村，看望百岁老人包桂芝。临行前给大家交代：“不要透露我调走的消息。”

“老人家好啊！”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包桂芝，虽然101岁了，仍然耳聪目明，头脑清醒，牙齿还能吃炒苞谷粒。“你快两个月没回来了呢……”看着给自己买的新衣服，老人说：“我满一百岁时，给我买的衣服还没穿两回。又买啊？”

“您老这两个月身体还好吧？”董高边问边走进厨房打开冰箱，看是不是空的；走进堂屋拉开柜子，看粮食有多少；走进火堂房，看木架炕上挂有多少腊肉；走进猪栏，看猪长了没有，摸猪长肥没有，这是董高走到每一户的习惯。董高走到包桂芝和其他老年人家里，还有一个习惯，走进卧室，看灯亮不亮，揭开被子，看干不干净。

“都好哩。每次看到你来呀，我就想起，那一年解放军来我们这里，我们就有屋住了，有田种了，有衣穿了。解放军对我们穷苦人那种好啊，几天几夜说不完。现在你们又来我们山旮旯里帮忙脱贫致富，我们过上好日子了。过去，没人来我们马弓坝，你看现在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玩，一个烧苞谷要卖五块，我们享福了呢！”

二

时光闪回到两年多前，一场超常规部署、汇聚决战决胜磅礴力量的脱贫攻坚硬仗，真刀真枪地在恩施打响。

2018年2月12日清晨，恩施市人武部的迷彩越野车在崇山峻岭中飞驰，一路上董高的电话和车喇叭一样响个不停。

这是恩施市委常委、市人民武装部部长董高带着扶贫工作队，到恩施市最边远最贫穷的红土乡，赶赴脱贫攻坚的最前线——天落水村作战。

当数到498个弯道时，红土乡到了。董高看表，整整三个半小时。

三

恩施市人民武装部牵头攻坚的天落水村，坐落在祝家岩下，董家河畔挂坡上。

为了精准扶贫，董高先采取“屋场会”的办法，直接面对面交流，弄清村民的难与盼。这样的会开了100多场，最长的一场从上午10点开到傍晚6点。

入村后的第8天，董高带着小分队查勘董家河，眼前出现这样一幕：河滩上，80多岁的覃正良、付红秀老人跪在

河滩上，哭得天昏地暗，老人伤心的泪直接流到董高的心里。

董高知道，1984年，他们10岁的女儿过河溺水身亡，此后每年的这个日子，两位老人都要在这里寄托哀思。董高还知道，村里有20多人先后被河水夺走生命。董高想，如果有一座桥，那么多乡亲就不会惨遭不幸，天落水村也许就不会这么穷……

在决策会议上，董高斩钉截铁：“军中无戏言！我们必须挂图作战，公开产业发展项目，以及承诺要办的实事，明确到组到户到人的责任，随时公布完成时间，在图上公示进度，亮出底线，让群众监督！”

一张用红点标出177户贫困户和用绿色标出产业发展位置的《天落水村脱贫攻坚作战图》挂到了指挥部。董高也有两张挂图，一张放到包里，一张挂在心上。

四

修建董家河大桥，从选址、测绘，到立项，争取项目，直到把190多万资金跑到位，董高亲力亲为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

2018年8月14日，董家河大桥正式破土动工。这一天，对于天落水村857户人家2766人来说，是一个终于盼到铁树开花的日子。

然而，就在军民共筑连心桥，抢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浇筑桥墩的关键时刻，却被迫停工。董家河对岸是新塘乡，正在硬化乡村公路。公路硬化是从上游往下游施工的，离大桥施工地不到500米时。工作队的同志与硬化公路的包工头协商过几次，没有成功。水泥路已铺到离大桥施工只有十米远了，如果继续铺路，就截断了运石运料的唯一通道。此时正在红土乡主持召开扶贫工作调度会的董高接到电话，火速赶到现场。

“是谁阻止大桥施工的？”董高大声问。“你搞你们的，我搞我们的，谁阻止谁啊？”

对方把搅拌机继续朝大桥施工处开来，董高几步飞奔过去，身躯像一根石柱挡在搅拌机前。

“你是谁啊？要什么威风？”董高岿然不动。“要么滚开，要么喊‘131’来！”施工方大怒。

“我就是‘131’！”

何为“131”？20世纪80年代末，恩施军分区开创了“1个专武干部带领3个民兵帮护1个特困户”的扶贫工程，简称“131”。2007年开始，军分区先后把董高派到驻恩施市的双河岭、曾家湾、吉心和巴东县长岭4个贫困村当“131”扶贫工作队队长，一干就是13年。

在新时代的“精准扶贫”中，“131”已发展成为“1个人武部牵头3个地方单位组成脱贫工作队，定点攻坚1个贫困村”“1个民兵干部带领3个民兵组成脱贫小分队，重点攻坚1个贫困户”的全新“131”扶贫模式。

从此，“131”就成了董高的代号。

公路施工方的包工头语气突然软了。“真没想到您就是‘131’啊！经常看到您卷起裤脚在河里里抬岩头、挑沙。实

在有些对不住。”2019年10月12日，董家河大桥竣工通车，天落水村村民自发组织了土家族最隆重的庆典仪式。

五

桥建好了，路修通了，水到户了。接下来，建茶叶加工厂成了最硬的一块骨头。

2018年春节刚过，董高就带着运管局、公路局、市场监管局的领导四处招商引资，招来的第一个茶商因为前期投入大而谢绝，第二个茶商因为运距远而放弃……到年底，5个茶商都望而止步。

这个结果像当头一棒，打得村民议论纷纷，连工作队的同志和乡村的领导也感到一阵剧痛，但这一棒，没有致命。

“茶厂一定要建好，绝不失言！”董高把这句话写在自己工作记录本的扉页上。

能不能把茶厂首先修成扶贫车间呢？先筑一个巢，再来引凤。董高去崔家坝镇找到了佐证。

回到指挥部，一个专题短会决定了两件事：前期的启动资金整合现有的产业发展资金建扶贫车间，不够部分由指挥长董高和乡党委书记张海想办法解决；2020年必须保证村民的春茶进扶贫车间。

茶厂选址在一位村民的老宅上，工作队和村干部做了几次工作无效，董高又登门反复做村民的思想工作。他同意了，但要18000元的补偿。董高二话没说，直接拿出工资卡。

茶厂建设顺利推进。2019年10月，山茶风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落户鄂西深山之中。

2020年4月初，山茶风茶厂如期建成投产，春茶销售实现1100多万元，天落水村户平均增收5000元。

六

天落水村的吊脚木楼属于干栏式建筑，中间为堂屋，左右两边为烧间，作居住、做饭之用。在有吊脚的部分，楼上通常有绕楼的走廊，走廊还配有栏杆。每一栋都凝聚着土家族村民的智慧和汗水。

在危房改造的过程中，不少村民想推掉吊脚楼，重建砖瓦房。董高给村民做工作，有的赞同，有的犹豫，而且有的农户已经把吊脚楼拆掉。面对这个严峻现实，董高想，如果不把吊脚楼的文化遗产保护好，利用好，自己就是历史的罪人！

要让村民真正认识到吊脚楼的文化价值、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，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。董高充分利用马弓坝组的吊脚楼群申报国家古村落保护项目的机会，由专家们来讲吊脚楼建筑丰厚的文化内涵。专家讲完后，董高归纳成一句话：这叫和谐。

董高把维修自己家老吊脚楼的事当成一件大事，他要用行动给乡亲们带个好头。家里非常支持，在去天落水村的头一天，岳父取了10万元现金给董高。

董高维修吊脚楼的消息像风一样，

传遍了天落水村的老老少少，乡亲们比自己建房还高兴。

族里有人问董高，你父母都走了，整老屋有这个必要吗？董高回答：必须要整，再不整就垮了，全村48户危房全部维修一新，我这个脱贫攻坚指挥长的危房不能影响董家河的形象。有人建议，把吊脚楼拆了修钢筋水泥房，董高不作任何解释，对包工的木匠说：“父母留给我的遗产，框架不变，原貌不变。干栏建筑吊脚楼是我们土家族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整旧如旧，保护利用。所以要做的事情是，木扇加固，椽角榫条土瓦全部换新，老板壁不撤，杉木板装修，吊脚楼一层的猪圈，按新农村建设标准改造”。

“‘131’，您退休前，房子谁来住啊？”

“你问到我正准备去找你的事情了。茶厂是我邻居，你的工人来住啊，但有一条，是腊猪油下面条，有言（盐）在先，退休了要完璧归赵。”

七

2019年10月17日15时，《攻坚的力量——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特别节目》在央视一套播出，节目揭晓了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名单。当天落水村村民看到董高上台接受创新奖时，他们不约而同地为董高欢呼鼓掌。

今年八一前夕，中央宣传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3位“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”，董高因为扎根鄂西扶贫一线13年的感人事迹而名列其中。

站在新塘乡蒲塘村的雀儿台看天落水村，就是一片《天落水村脱贫攻坚作战图》。第二天，太阳刚露脸，村支书和民兵连长爬上雀儿台，欣赏解放军军人一笔一笔画就的崭新蓝图。

一条24.9公里硬化公路，像一条白色的土家头巾，把7个自然村组连成一体，抱团发展产业。

一所农民夜校，像一盏明灯，照亮全村人的心。

一个便民超市，像一个聚宝盆，装着村民的美好生活。

一个专业合作社，像一块磁石，把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吸引返乡。

一座桥面宽5.5米，辅面4.5米，可双向通车的董家河钢筋混凝土桥，连通山外世界。

一个投资近600万元的山茶风茶叶加工厂，像一台巨大的印钞机，让村民银行卡上的数字越来越大。

一个自然古村落马弓坝组，古朴雅致的50多座吊脚楼与依山傍水的优美环境，对应着国家古村落保护项目，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。

一条4千多米的输水管道，像一条黑色巨蟒，从大河沟村老高山的黑洞钻出来，越过鹰嘴岩绝壁，穿行被称为死亡36弯的沟壑爬到祝家岩，甘露一样的水，又从天落水村3000多个水龙头激情流出。

大家感叹着：世世代代，居住在这里的祖祖辈辈天天盼天上落水，今天终于天降甘露了。这个“天”，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这是一幅多么雄浑壮丽的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啊！

★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我当年参军入伍的时候，帽徽是一枚鲜艳的红五星，嵌在碧绿的军帽上，感觉心里都在熠熠生辉。

那时正值青春，穿上威武的军装，佩戴鲜红的领章、帽徽，憧憬未来，心中大有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”之豪迈。

每当劲风掀动衣角，五星帽徽闪烁着光芒时，男儿的阳刚与潇洒、骄傲与自信，时刻都撩拨着内心的激动。走在大街上，听路人赞一声“当兵的帅小伙儿”，或听稚嫩的童声喊一句“解放军叔叔”，心里甜得很。能为国家担当一份责任、为人民守护一份安宁，感觉自己俨然是一个时代的骄子。

这枚红五星帽徽，无论是经过炽烈的日光暴晒，还是严酷的风霜雪打，都始终不褪色。那鲜红的颜色，仿佛是在照人风骨，又像是在催人奋发。每次戴军帽之前，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整理这枚鲜红的帽徽，生怕有一点歪斜或污渍，亵渎了她的神圣与光荣。

当兵的人，爱军装、爱岗位，也更爱这闪闪的红五星。她就像一盏灯塔，指引着我和战友前进的方向。有了这灯塔的照耀，作为一名军人，我才真正理解了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、屈原的《离骚》，才懂得人生最美的青春，莫过于和祖国连在一起。

转眼离开部队多年，但对这枚帽徽的感情从没有变过。

一天晚上，手机“叮咚”直响。点开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微信群发了一条“寻人启事”。照片上一幅红五星帽徽的彩绘特别亮眼。发照片的人，想寻找当年赠予他这幅画的人。我心中不禁陡然一动，因为这枚帽徽的画面太熟悉了……

1981年夏天，我到内蒙古土尔其台小镇执行任务。结识了一个辍学的男孩儿。男孩儿叫巴图，他特别喜欢军装，常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军帽上的红五星，眼里满是渴望。一天，我蹲下身，拉住他的手说：“巴图，回学校读书吧，长大了好去当兵！”巴图认真地看着我，像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似的，使劲地点头。后来，我送了他一幅红五星帽徽的彩绘。巴图如获至宝，双手捧着，一路小跑着回到了他的蒙古包……

那天，我按寻人启事上留的手机号拨过去，问：“是巴图吗？”得到肯定的答复，我随即说了句：“红星闪闪！”

没想到对方像回复口令一样，马上回答：“保家卫国！”

红星闪闪

刘冀洲

巴图在电话那边情绪很激昂，他声音兴奋地说，他委托多个战友，在多个微信群里发了寻人信息，今天终于找到我了……他说，当年正是这枚红五星的彩绘激励着他回到校园，刻苦读书学习，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原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。现在，他已是某战区一所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。今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他毅然报名去了武汉，上了抗疫一线。

巴图激动地讲述着他在部队的成长进步，讲述着红五星带给他的“初心”。

我坚信，不只是巴图，每一位当过兵的人，都会珍藏着一份特别的记忆。那不只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更是身为军人一生的荣耀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会骄傲地说：“我穿过军装！”我依然怀念那身军装！

虽已退休多年，但每到八一建军节，我都会把军装拿出来晾晒一下，再穿一次，这不仅是对往昔岁月的回眸和追忆，更是对军旅生涯情感的的重温和享受。

那天傍晚，当我再次捧出珍藏的那套65式军装时，赫然发现那枚红色的五角星帽徽更红、更艳、更亮了，仿佛有个声音一直在我心中回响：“红星闪闪，保家卫国！”

我的老班长

■纪从周

风雨抽打着脸颊，雨水浇灌进内衣，雨雾迷蒙着眼睛，我浑身颤抖着暗暗叫苦。可看到冲锋在前、无所畏惧的班长，又不由得自惭形秽，进而鼓足了勇气。那次到城墙上查线，我跟着老班长得到了很大锻炼。几个月后，因受领新任务，我离开了维护连，也告别了老班长。

在我16年的军旅生涯中，虽然维护连的经历很短，但老班长留给我的印象，却十分深刻。

39年后的2007年，我到西安旅行，再次登上了西安城墙，但触目所见，全是翻修过的城墙。上面宽阔的大道，似无尽的广场，环绕拥抱着西安古城。

我不禁感慨万千，在城墙“宽阔的大道”上徘徊着，努力回想当年在哪儿留下过我的足迹。39年前在风雨中执行任务的一幕，虽历历在目，但当时全部精力都在工作上，哪有心思去浏览城墙的风景？更何况，当年的城墙模样已全然没了踪影。那么，通信线路呢？难道全部隐蔽到地下了？我从城墙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，查看着边角。从城墙南端垛口望下去，只见花坛和草坪遍布，俨然环城公园。城墙的北端则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，一派都市的繁华景象。当我探头墙外，豁然发现了秘密：一条条绑扎整齐的通信电缆，井然有序地顺着墙根伸向远方。原来，线路隐蔽在这里。我伫立良久，默默地注视着它们。仿佛冥冥之中得到了感应似的，它们编排整齐，也深情地回着注目礼——向一位老兵。我会心地笑了。蓦然间，想到了老班长……

人生如梦。现在，终于找到老班长了。老班长告诉我，他在我们分别的第二年，即1969年就复员回到山西的农村老家了，结婚后育有两男两女，现在已是四世同堂。呵呵，老班长当大爷爷了。我想起老班长的身体。老班长笑着说，每天业余生活，除了吹拉弹唱，他还经常去打篮球，这都是在部队那时打下的硬底子。

一提起当年在部队，我和老班长的“话匣子”就再也收不住了。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青春激荡的岁月……

★ 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真是如梦如幻，分别52年的老班长居然联系上了。

52年，半个多世纪呀！

那还是“八一”前夕，我和一位战友闲聊时突发奇想：52年前的老班长，还能找到吗？

没想到战友很认真，从多个微信群里辗转打探，接力似的寻迹，为我提供了几个线索。我按图索骥，竟然找到了当年我在通信站维护连六班老班长的电话。

想来老班长已是70多岁的人了，他还能记得我吗？但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在兴奋中拨通了电话。

“老班长，你好！我是纪从周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我首先自报家门，并提示道：“1968年我到维护连，你是我的老班长。”“纪从周啊，记得！记得！”电话中，老班长稍顿之后突然高声叫道，那熟悉的声调中满是激动……

老班长叫史庆仁，是一位性情耿直的山西汉子。高高的个子，身体强壮，工作泼辣，敢管理敢批评，就是偶尔有点急躁。老班长1965年入伍，早我三年当兵。因我们共事时间只有几个月，又50多年没联系，我唯恐他早已忘记我是谁。谁知，老班长还真想起来了。

1968年，我从军区教导大队毕业后，就分配到了当时还在西安市的军区空军通信站。随后又分到通信站维护连。顾名思义，维护连的任务就是“维护”，保障军区所属通信线路时刻畅通无阻。

那个时候，通信线路大多是明线。线路一旦出现故障，就是无声的命令。

记得一个闷热的夏日，我跟着班长到西安市的城墙上查线。半路上，突然阴云密布，瞬间就大雨滂沱。那时的西安城墙上残垣断壁，坑坑洼洼，生长着没膝的杂草和灌木。我们抵抗着风雨的袭击，冒着摔下城墙的危险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行进在城墙的边缘上，查找和测试线路故障点。

牧区之晨（油画）

翟建平作



长征

第4949期

